　　大伯哥戏台事故死后，老公在戏曲谢幕现场说自己是武生大伯哥。

　　彼时的我脚踩图钉血流不止仍旧坚挺。

　　嫂子云清欢靠在白九霄肩膀亲昵撒娇：“我记得弟妹最会甩水袖了，不然给大家表演一个?”

　　“老公，你帮我求求弟妹，今天来的都是我那边的娘家人，弟妹要是不听我的，我很没面子诶。”

　　“她要是答应了，我今晚任你处置。”

　　我拼命摇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：“不行，我的脚……”

　　图钉已经嵌进肉里，每动一步，内脏都在撕扯。

　　白九霄揽着她，抬眼不屑：“甩水袖而已，又不会死。”

　　观众也开始不耐烦：“到底还演出吗？满怀期待来看戏，结果你们拉了坨大的，就想看个水袖有这么难吗？该不会是骗子戏班吧？退票！退票！退票！”

　　戏班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遗产，白九霄最知道我多在意名声。

　　骑虎难下，我强忍蚀骨疼痛表演，被云清欢绊倒流产。

　　白九霄平静冷漠看我出尽洋相，我才发觉，当初感恩我把他带入戏曲行业的小生已经变了一番模样。

　　既如此，这里再也困不住我了。

　　1.

　　意识模糊之际，一盆水从头上泼下。

　　“京枝春，装睡也要有个限度，这里是戏班，不是你家，更不是医院！”

　　“刚才清欢已经给你找了个小诊所医生看过了，就是孩子没了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再说了，清欢提出让我兼祧两房，以后我们还会有孩子的。”

　　“我可以为了你的情绪牺牲清欢的幸福兼祧两房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你必须放弃进入戏曲协会的名额，你不是一直带着她吗，正好把荣誉也让给她，她还年轻，有更多的可能性。”

　　我痛的五官扭曲，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看白九霄。

　　我眼泪滑落，拼命抓住他的裤腿：“你知道的，我爸生前最想进的就是戏曲协会，我……”

　　话音未落，云清欢伏在白九霄肩上，眼尾带红，委屈啜泣：“算了，要是枝春不愿意，我们也不要强迫她了，她从进单位就照顾我，我不想让她为难。”

　　“于情于理，都该是她先晋升，也就是再等五年，我等得起，不要因为我影响了你们俩的感情，我受点委屈没什么的，要是你哥还在，也不会同意委屈枝春的。”

　　“九霄，我想你哥了，他说过要护我爱我一辈子，怎么就撇下我走了呢？他难道不知道没男人护着我走的会有多艰难吗？”

　　白九霄心疼的红了眼眶，看向我时满眼怨恨。

　　他拍她的背温柔诱哄，随后捧着她的脸深情吻上去：“乖，交给我。”

　　他无视我抱起云清欢出去。

　　再进门，眼神凌厉，咬牙切齿将后台休息室的东西砸个稀烂。

　　“我都已经牺牲我的一辈子来成全你的梦想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清欢让路，她不顾戏班的一切都要为你去请医生，还要自请照顾你，你还想怎样！”

　　“你是帮过我，但是这些年我欠你的怎么也还够了吧？”

　　他走向我，蹲下用力捏住我的下巴往上抬：“医生说你的腿再不治疗就再也唱不了戏了，答应退出，我送你去医院，否则，我就以家属的名义签字取消戏班送人去协会的名额。”

　　“清欢不去，其他人有什么资格站在那个位置？别想捧你带出来的其他人，京枝春，你除了托举清欢，别无他法。”

　　“你对她好，我会好好考虑我们的关系，但如果你固执己见，别说兼祧两房，以后你连我的面都休想见到。”

　　“你不是最宝贝你父亲生前的独门绝技吗？不答应，我就公之于众。”

　　他很了解我，精准打到我的七寸，逼的我除了答应，别无他法。

　　就在我以为他会把我送到医院时，他拿出白九霄的遗产放弃声明。

　　“你不是说会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送给我吗？反正之前我就是董事长，你只是一个执行总裁，现在名义上死的是白九霄，只有你放弃了，我一个大伯哥才能拿到戏班的经营权。”

　　“老婆，我知道你一心一意对我好，就算我变成了我哥，也不会忽略你的感受，我答应兼祧两房就是顾虑你的感受，签了它，放弃戏班，乖。”

　　我拼命摇头往后躲，白九霄看出我的抗拒，直接拿着我的手按指纹。

　　推搡之间，我再次大出血。

　　他起身瞥我身下一眼，满意勾唇：“只有这样的你，才让我有种完全拥有的感觉，放心，我对清欢只是一见钟情，但对你才是真爱。”

　　我顾不得戏班，浑身颤抖感受生命的流逝：“送我去医院，救救我……”

　　白九霄头也不回向外走，毫不在意：“没事，又死不了。”

　　我心灰意冷，给导师打电话：“我同意出国巡演非遗戏曲。”

　　导师说一周后接我。

　　白九霄，你困不住我了。

　　2.

　　白九霄还是让人把我送进医院，再睁开眼，消毒水刺鼻的味道充斥鼻腔。

　　手机突然来了条推送，文兴戏班的董事长竟然变更成了云清欢，此刻正在剧场召开记者会。

　　我脚底生寒，文兴戏班可是父母留给我唯一的资产。

　　他做的这一切竟然只是为了帮云清欢拿到文兴戏班。

　　我拔掉针管，汲着拖鞋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出现在记者会现场。

　　看到我，白九霄瞳孔骤缩，下一秒从身后出现几个高大的男人直接把我带去了门后。

　　“感谢各位记者朋友的莅临，我也知道大家对于董事长变更有诸多疑问。”

　　“在此，我想宣布一件事，枝春因为受伤暂时无法站上舞台，所以只能将戏班交给我太太打理，之前枝春确实帮助过我们一家，我跟清欢也一定会知恩图报，好好照顾她。”

　　“经过我们全家的深思熟虑，从今天起，京枝春小姐退出戏曲界。”

　　“同时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，我太太怀孕了，她将带着我们全家的期待和梦想在一周后前往戏曲协会报到，届时我也会到场支持，希望各位记者朋友到时候多多照顾。”

　　好消息接踵而至，在现场众人的起哄声中，白九霄跟云清欢深情拥吻。

　　从始至终，他都小心呵护着云清欢的肚子。

　　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大伯哥死的时候云清欢根本没有怀孕，这孩子是谁的不言而喻。

　　记者会结束，我被拖到白九霄的休息室。

　　他推门而入，蹙眉看着瘫坐在沙发上的我。

　　头发乱糟糟，浑身腥臭，他冷脸蹙眉，厌弃地抽出一张湿巾扔给我。

　　“你怎么会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？不就是剧场跟孩子没有了，脚伤又还能养，怎么一幅天塌了的鬼样子。”

　　“你不是在网上炒作是拿着大女主剧本的主角吗？父母死后继承巨额遗产，自己又是非遗传承人和数一数二的刀马旦，怎么这么简单的挫折现在就承受不住了。”

　　“当初不是你承诺的会给我所有想要的一切吗？怎么现在后悔了？摆出这一幅要死不活的样子给谁看？想让我心疼你？京枝春，你别忘了，我现在是你的大伯哥。”

　　我不顾脚底的血渍站起，让自己还算有尊严地平视他。

　　声音却止不住颤抖：“其他的都可以，但是这是我爸妈留给我唯一的东西，算我求你，我……”

　　他眼神平静漠然，居高临下看我的局促狼狈：“清欢想要，我就会给，就跟之前的我想要，你也会无条件满足一样。”

　　“至于兼祧两房的事，如果你答应，我说不定会好心让你继续在公司做花瓶刀马旦，可以考虑给你一个法人。”

　　我沉默摇头，无声抗拒。

　　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法人就是出事顶包的。

　　他突然笑了，上下扫视着我：“你竟然会拒绝，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从头到脚有哪点能跟清欢比，我看你能从医院跑出来，应该也不用住院了。”

　　白九霄把我带回家。

　　言辞勒令：“从今天开始，你出门都要经过我的允许，什么时候答应兼祧两房再出门。”

　　他禁锢着我的脸，眯眼警告：“死了丈夫，设计流产，京枝春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？”

　　“想背着我找男人，这辈子都不许！”

　　他把我反锁在家里，像养了个金丝雀。

　　我这才意识到，他骨子里其实是极端偏执的人。

　　白九霄，你真是伪装的很好。

　　3.

　　出发戏曲协会前夕，云清欢突发奇想要我一起去。

　　云清欢的强烈要求下，白九霄强行拖着轮椅上的我去了戏曲协会现场。

　　我坐着轮椅出现时，几乎吸引了全场所有人的目光。

　　“我怎么看到她还穿着刀马旦的戏服，真是胡闹！不会耍花刀花枪的刀马旦哪里还算得上刀马旦，有什么资格穿刀马旦的戏服！”

　　议论声此起彼伏，我将轮椅挪到角落远离人群。

　　另一侧，云清欢和白九霄跟人攀谈甚欢。

　　“云小姐就是文兴戏班的创始人吗？今年戏班在您的领导下可谓是大放异彩，大有紫微星之姿啊！”

　　“对了，轮椅上那位是什么人？我看她也不是咱们这个圈子的人，你们贸然把她带来，说不定会引起上面人的不满。”

　　白九霄看向我，神色不耐：“她啊，就是带来见世面的小辈。”

　　“无所谓，她不重要，今天的主角是清欢，她可是我们戏班当家花旦，待会一定能惊艳四方。”

　　我听着他捧高云清欢，却拼命把我往脚下踩，心痛到无法呼吸。

　　会议结束，白九霄跟云清欢表演的许仙白娘子桥段广受好评。

　　“白先生跟云小姐可真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，这戏腔可真空灵好听，婉转回肠啊！”

　　“听过很多次这一段，这次总觉得有什么不一样，但又说不出哪里不一样。”

　　“怪不得是文兴戏班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　　台下人的声声赞美落在我耳中却无比刺耳。

　　这就是我父亲自创的腔调，我只传给了他俩。

　　却在此刻成为回旋镖扎在自己身上。

　　众目睽睽下，我双手颤抖，手指不自觉掐进肉里，就在这时，云清欢看向我，语气俏皮。

　　“今天演出成功，我还想邀请一个人上台跟我们一起谢幕，她是我跟爱人的恩人，也是我们的老师，这份荣誉，属于我们三个人。”

　　角落里的我瞬间成为视线焦点。

　　“她怎么还不上去？竟然这么不给文兴戏班的老板和老板娘面子，不就是一个残疾的小辈，摆的什么谱？”

　　“都敢坐轮椅参加会议，怎么不敢上台了？真是又当又立，当了婊子又立牌坊！”

　　声讨中我被强行推上台。

　　我刚上去，云清欢迎上来。

　　在我面前停下，弯腰抱我，却在到我面前时变了脸色。

　　附在我耳边，语气阴沉怨毒：“我处处不如你又怎样？从今天开始，你要一直仰望我。”

　　“你的丈夫是我的，戏班是我的，就连荣誉和过往也都是我的。”

　　“知道当时我为什么变成你嫂子吗？九霄那么优秀，这样的男人凭什么成为你的附庸品，我就要抢走他。”

　　“还记得那场舞台事故跟你的图钉吗？都是我做的，我就是想看你出丑，所有人都在唏嘘武生天才的陨落，只有我知道，为了这场局，我走了多久。”

　　我眼眶猩红，抬手推开她。

　　是她！竟然是她！

　　我没用多少力，但云清欢却直接跌落台阶。

　　她晕倒之际得意瞥我一眼，白九霄当众扇了我一巴掌，恨得咬牙切齿。

　　“她要是流产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你！”

　　4.

　　戏曲协会现场被直播出去，我成为众矢之的。

　　网友激愤不已找到我的病房，二话不说砸个稀烂。

　　记者媒体的声讨也让我不堪重负，我开始联系白九霄，但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出现。

　　无可奈何之际，我回到跟白九霄的家。

　　恰在此时，导师联系了我。

　　“明天早上去接你。”

　　“好。”

　　我像是离开水的鱼终于回到鱼缸，有了片刻喘息之机。

　　我坐着轮椅收拾行李，却发觉家里全部是跟白九霄有关的东西和戏服配饰。

　　我把戏服配饰全都寄去导师给我的地址。

　　回去后，白九霄阴沉着脸坐在客厅。

　　“怎么？想跑？”

　　“清欢因为你流产，成日郁郁寡欢，你有什么资格离开家过自己的生活？”

　　没等我回应，他拖着我的头发将我带去医院。

　　马路对面，云清欢穿着病号服乱窜，逢人就问人家要孩子。

　　白九霄心疼落泪，立刻松开安全带下车，从始至终没有看我一眼。

　　云清欢也看到了他，她穿过马路朝他跑，却被电瓶车撞倒在地。

　　白九霄二话不说把她抱到医院，隔着车水马龙，云清欢再次得意看我。

　　我身心俱疲。

　　她甚至连陷害我，都只舍得用电瓶车自杀。

　　我再次被舍弃，浑浑噩噩回到家睡下，再醒来，白九霄正掰着我的嘴强行喂我吃药。

　　“干什么！停下！”

　　我强烈反抗，白九霄直接将药丸塞进自己嘴里，嘴对嘴送入我口中，掐着脖颈强迫我咽下。

　　确认我失声后，他头也不回走了。

　　半小时后，几个小混混强行闯入毁了我，事后我身体摊成诡异的角度，疼痛麻木到想死。

　　白九霄去而复返，小心替我擦拭，絮絮叨叨。

　　“我很感激你，但是清欢的孩子是底线，你动她的时候，就该想到这样的结果。”

　　“从今往后，我会好好养你，你也不用抛头露面去唱戏了。”

　　我哈不出声，只能奋力别开眼任凭眼泪横流。

　　他禁锢我的脸强迫我看他，吻掉我的眼泪：“京枝春，只有这样的你才真实，我才爱的起来，视频给清欢看了，她消气后，你就熬出头了，乖，听话。”

　　但是白九霄，这样的你，我爱不起来了。

　　次日，钟点工给白九霄打电话。

　　“白先生，家里没人啊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”

　　“什么京枝春？地上只有一滩血。”

　　5.

　　“不可能，她只能在家，我反锁了。”

　　“家门是开着的，压根没反锁，白先生，你记错了。”

　　白九霄脸色僵住，猛地起身。

　　此刻，他莫名有种事情脱离掌控的无力感。

　　云清欢原本伏在他肩上追剧，一下子被白九霄掀翻倒地。

　　她眼泪夺眶而出：“老公，你干什么？吓到我了。”

　　“我刚没了宝宝，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，我害怕。”

　　往常她这样，白九霄已经万般呵护把她抱到怀里哄，可是今天没有。

　　她猛然想起他刚才说的话。

　　白九霄眼睑猩红，整个人像是丢掉心爱玩具的孩子。

　　“是不是枝春在家里闹起来了？她刚受伤，难免需要人陪伴，没关系，我一个人可以的，你去找她吧。”

　　“之前你大哥的东西我还留着，待会你走了，我还可以跟你大哥说说话，我理解枝春，但是有些时候，我总想让自己别那么顾全大局，成全了别人，伤害了自己。”

　　“我刚才听说反锁什么的，枝春之前不是这么不顾及他人感受的人，怎么生了一场病反而像个孩子了？她难道不知道家里现在一地鸡毛，你也顾不上她了吗，还要这么无理取闹离家出走。”

　　“九霄，你说过会好好对我的，我求求你，留下来好不好？”

　　她刚要抱白九霄，白九霄红着眼睛看她。

　　眼神凌厉：“不顾及他人感受？无理取闹？云清欢，你比任何人都了解她，她压根不是这样的人。”

　　“她把一切都给了我们，自己什么都不剩了，你刚进戏班时候口口声声说报恩，怎么现在她失踪你却这么无动于衷？”

　　“她举目无亲，又因为你被网暴，这种时候，你要留我，云清欢，你究竟安的什么心？”

　　云清欢被噎住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　　白九霄松开她，毫不犹豫回到他跟京枝春的家。

　　钟点工已经离开，他找遍了所有她会出现的地方全都一无所获。

　　靠在墙边，他突然有种灵魂被抽离的蚀骨心痛，双手控制不住颤抖。

　　蓦地，他忽然想起戏班旧址。

　　她说过，那是梦开始的地方。

　　白九霄刚找过去，云清欢也出现在他身后。

　　她冲过去抱住他：“九霄，既然她选择离开，我们不如就成全她，这些年我们为她做的够多了，是她不满足，是她贪得无厌，我们问心无愧就好了。”

　　“枝春不是那种做事情不考虑后果的人，她一定知道留在我们身边是最好的归宿，但是她现在走了，唯一的可能就是她有了更好的去处。”

　　“我们应该尊重她的决定，之前戏曲协会，我发现她跟一个资方眉来眼去的，后来那资方也问我要了她的联系方式，我想着不能耽误枝春的未来就把她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给了那个资方。”

　　“她过好日子去了，她抛弃你走了，九霄，你好好认清现实吧，当初她为了戏班的选址跟你发生争吵不听你的，不就是看不起你吗？这样的女人，有哪值得你为她牺牲掉自己？”

　　白九霄凝视她不语，云清欢扬起势在必得的笑吻了上去。

　　还没碰到白九霄，他一把将她推开，眯眼蹲下桎梏住她的脖颈。

　　“她不听我的是因为有更好的选择，她没有贪得无厌，也没有不满足，是我想要更多，想完全拥有她。”

　　“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私自把枝春的联系方式给资方，你分明知道那些男人玩的有多变态，还是一意孤行做了，云清欢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恶心！”

　　“你可以背叛她，但是京枝春永远不可能背叛自己的信仰！资方的联系方式在哪！我踏马问你，那王八蛋人在哪！”

　　云清欢几乎缺氧，脸色涨红。

　　她只能说了地址和联系方式。

　　白九霄伏在她耳边低语：“你最好祈祷她平安，不然，你会得到比她重百倍千倍的痛苦。”

　　6.

　　经过多方打听，白九霄出现在资方大佬的酒店。

　　看着对方脖颈的吻痕，他二话不说冲上去就是一拳。

　　“枝春在哪？把她给我交出来，清欢说的果然没错，枝春一定在你身边，她不是嫌贫爱富的人，一定是你把她掳走了！”

　　“我警告你别对她动手，不然我就是死也不会放过你！”

　　对方也不是好惹的，直接让人把白九霄打残扔出去。

　　“什么狗东西都敢找上我了？我不管你太太怎么算计文兴戏班，如果再闹到我面前，别说残废，我让你后悔出现在我面前！”

　　白九霄像条狗一样伏在地上爬不起来，眼神却凶狠凌厉：“什么算计，你胡说什么！枝春善良温柔，绝对不会算计任何人！”

　　资方大佬用余光扫他：“我怎么记得你太太叫云清欢，这U盘里有你想要的东西，拿上滚蛋！”

　　“顺便告诉云清欢，我眼光还没差到会娶一个忘恩负义的女人，现实版农夫与蛇，我不稀罕！”

　　白九霄紧握U盘，神色阴冷。

　　云清欢！

　　U盘里赫然是戏曲协会上的画面，京枝春还没碰到云清欢她就自己摔了出去，甚至她腿间还有两个红血袋，在她倒地瞬间被她捏爆，造成流产的假象。

　　白九霄醍醐灌顶，突然想起京枝春脚伤流血的事。

　　好端端的，她鞋子里怎么会有图钉！

　　他又回戏班调取当日后台的监控，却没想到被删了个干干净净，好在当初京枝春为了记录戏服细节，安装了隐藏的针孔摄像头。

　　果不其然，针孔摄像头拍下了云清欢犯罪的全过程。

　　她还往京枝春的水杯里放了哑药，跟那日她哄骗白九霄给京枝春吃下的药丸一模一样。

　　白九霄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家，云清欢却像个没事人似的在准备烛光晚餐。

　　看到他，热情迎接，亲昵撒娇：“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今天是我们相识三周年的纪念日，我郑重向你道歉。”

　　“我很感激枝春，也很庆幸她能把我带到这个行业，但是这不是她对我动手的理由，我没怀过孕，那是我第一个孩子，我很爱它，也期待他能降世，但是我也没想到枝春这么恨我。”

　　“为了你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也同意跟枝春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但是别跟我生气，我会当真的。”

　　她拉着白九霄的手附上自己的小腹，温婉抬眼：“说不定这里已经有了我们的小宝贝，他很爱你，我也很爱你。”

　　“既然命运把我们带到了这个节点，不如就享受它好不好？我们一家好好生活，我相信如果枝春知道了也会为我们开心的。”

　　“对了，之前戏班不是已经走完更名流程了吗？怎么到现在通知还没下来？不如待会吃完饭我们一起去问问？”

　　白九霄一把扯过她的手，指尖用力到发白：“云清欢，这才是你的目的吧！”

　　“你真是下了好大一盘棋，我跟我哥都成了你的棋子！”

　　7.

　　“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，九霄，你弄疼我了。”

　　“你知道的，我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也没什么目的，我唯一的目的就是爱你，我从一开始爱的就是你，九霄，你别信任何人，信我好不好？”

　　“是不是枝春压根没有失踪，她跟你说了什么！不，她说的不对，她在陷害我，一切都是她攀诬我的说辞！”

　　云清欢慌乱到口不择言，拼命祈求白九霄。

　　白九霄甩开她，拿出视频步步逼近。

　　脸色涨红，语气凌厉冰寒：“还说不知道什么意思！”

　　“你嫉妒她是全行业顶尖的刀马旦，所以设计往她戏鞋里放图钉，让她表演失误，又在她忍着剧痛完成表演时强迫她甩水袖，导致她摔倒流产！”

　　“你口口声声说她害你流产，但是云清欢，视频里记录的一清二楚，分明是你跟她说了什么，她才气的动手推你，她甚至都没碰到你，你就摔倒掐碎了血袋！”

　　“在她被你陷害想逃离后，你又想尽办法在我面前制造了假车祸，哄骗我去给她下哑药毁了她的嗓子，你明知道她有多热爱戏曲，云清欢，这桩桩件件，你好意思说她陷害你！”

　　云清欢脸色惨白，抢过白九霄的手机重重摔下。

　　“不算数！统统都不算数！我是真的爱你，我爱你才会想把你据为己有，你现在是我老公白程宇，不是京枝春的老公白九霄，老公，你爱爱我吧，别爱她了。”

　　“我求你，算我求你好不好？”

　　白九霄漠视她的歇斯底里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户籍证明甩到她脸上。

　　“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老子是白九霄！还有戏班变更程序我也撤销了，想抢走戏班据为己有，做梦！”

　　云清欢整个人僵住，拼命去抓掉在地上的户籍证明。

　　上面的白九霄三个字几乎击溃她。

　　她跪行至白九霄腿边拉他：“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别丢下我好不好，求求你。”

　　白九霄蹲下，掰过她的头往后扯：“当初枝春恐惧疼到想死的时候，你有放过她吗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就给我在这里好好反省，直到她平安顺遂地回到我身边！”

　　一连几日，白九霄都没有回家，他报警立案，查遍附近所有的监控都没有半点痕迹。

　　一周后，云清欢被逐出文兴戏班，白九霄卸磨杀驴抛妻弃子的消息不胫而走。

　　媒体电视上，云清欢满身伤疤，蓬头垢面哭诉。

　　“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也没想到他对我这么心狠，竟然为了京枝春抛弃我，甚至还要把我赶出戏班。”

　　“他强迫我不许说出真相，否则就把捏造的视频公开出去毁了我。”

　　“之前在戏班他就经常跟京枝春联合起来打压我，京枝春甚至往我戏鞋里放钉子，往衣服里放青蛙，在我丈夫跟我恩爱不疑时设计让我流产。”

　　“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他们竟然这么对我，事已至此，我也没必要维护戏班里其他角的名声和戏班的声誉了，我也提醒大家在遇到职场不公和霸凌时要勇敢说不。”

　　网友义愤填膺，开始声讨白九霄。

　　“这么一个单纯善良的好姑娘，怎么就摊上这么个老公和妯娌，都这样了，还不打车跑吗？”

　　“对，就是打压和PUA，大家有没有发现之前压根没有听说过花旦云清欢，文兴戏班最有名的只有京枝春的刀马旦。”

　　“我一直以为她是能力强，没想到是手腕硬，说不定戏班的各位老师已经被驯化了，所以才没有人站出来控诉京枝春和白九霄，顶上去！让大家好好看看要怎么勇敢对职场霸凌说不！”

　　事件持续发酵，三天过去了，白九霄依旧没有任何回复。

　　就在云清欢赚的盆满钵满要全身而退时，白九霄在公证处开起了直播。

　　“是非自有公论，公道自在人心。”

　　原来，他用三天时间把所有视频和证据收集起来走了司法程序，鉴定表明，白九霄手中的所有视频全都是真的。

　　一时间，网络掀起轩然大波。

　　“贼喊捉贼的典范！云清欢滚出来给京枝春道歉！她到现在还下落不明，你有什么资格捏造事实圈钱！”

　　“云清欢难道不知道白九霄会主动公开吗？她真的会这么傻倒打一耙，别急，让子弹飞一会。”

　　当天下午，警局公开白九霄冒充白程宇活动的客观事实，宣布监禁一百天。

　　云清欢疯了。

　　警局内，她一脸幸灾乐祸，嫉恨疯狂。

　　“白九霄，为了替她讨公道，你竟然不惜牺牲自己的前途，但是她走了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重新拥有京枝春！”

　　“你拼命把她从天上拉下凡又怎样？该不爱你的还是不爱你，她要是真的爱你，就不可能不告而别，连一具尸体都不肯留给你！”

　　“往后余生，你只能捧着亲手从她手里抢过来的文兴戏班懊悔！”

　　云清欢因为杀害白程宇被判了十年，多次上诉，白九霄都拒绝签订谅解书。

　　出狱后，他整日酗酒斗殴，不拿命当命，唯有一个文兴戏班，他拿命护。

　　再次醉倒在文兴戏班外，他哭着呢喃：“我知道错了，枝枝，我护好它，你回来了会不会就不那么生我的气了。”

　　8.

　　“今天你上台。”

　　巡演三年，师父再次要我克服恐惧重上舞台。

　　我刚要拒绝，她一巴掌打醒我：“三年怎么着也该放下了，当初你父亲把你送到我手里的时候，要我还得可不是一个逆来顺受，胆小怕事的女儿！”

　　一瞬间，我想起了父亲临终前对我的托付，要我将戏曲唱腔传承下去，带领文兴戏班走向世界。

　　我蹲在地上哭的肝肠寸断，师父一把抱住我温声安慰：“三年了，该走出来了。”

　　时隔三年，我再次站上了戏台。

　　唱腔一出，全场哗然。

　　我没注意到，台下角落有个人泪流满面。

　　下班回家路上，白九霄冲上来截住我：“三年了，我找了这个声音三年，枝春，我好想你。”

　　一瞬间，我整个人都在发抖。

　　白九霄？

　　听到这个声音，我脑海中浮现当时的无助狼狈。

　　还有他亲自找人侮辱我的那夜，从未有过的屈辱席卷着我。

　　我歇斯底里挣脱，拼命推开他：“找我？你有什么资格找我？没有我，你不是正好可以好好跟云清欢过日子了吗？再也不会有人陷害她让她流产。”

　　“你已经得到了一切，还出现在我面前干什么？想跟我炫耀你现在的生活有多得意？还是想跟我说云清欢已经生下了你们的多少个孩子？”

　　“白九霄，我凭什么无限次为你的选择兜底？你又为什么在我决定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！”

　　我的手开始控制不住发抖。

　　白九霄涕泪横流，试探性扶着我的肩。

　　“之前是我错了，我跟你道歉，我已经把云清欢送进了监狱，当年的事情也已经真相大白，我知道你没推她，也知道一切都是她自导自演。”

　　“我以为我做什么你都会包容我，我以为我能让你重新将关注点放在我身上，我只是想要引起你的关注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变成今天这样。”

　　“我求你回到我身边，求你跟之前一样带我上台，教我唱腔，枝枝，我爱你。”

　　我看着他的脸，心如刀绞。

　　这张脸，曾经无数次牵动我的心。

　　我承诺为他做任何事，但是他却伤我最深。

　　我拂掉他的手，后退，止不住摇头流泪：“不是这样的，你只是不能适应一个一直对你很好的人突然离开，你不是爱我，你是喜欢我曾经爱你的感觉。”

　　“你口口声声说留在我身边报恩，却总是让我给你兜底，甚至在跟云清欢的抉择中，毫不犹豫奔向她。”

　　“你纵容她伤害我们的孩子，我也曾以为跟你是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但是白九霄，你用实际行动告诉我我错的离谱。”

　　白九霄垂眼瞬间落泪，低声啜泣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

　　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把失去的全都弥补给你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但是别离开我。”

　　我摇头：“除非我死。”

　　他整个人瞬间呆愣在原地。

　　我毫不犹豫转身离开。

　　之后的一个月，他非常准时守在戏台，每见到一个人就打听我的消息。

　　师父也因为他不准我再上台。

　　在他第n次因为位置跟观众大打出手时，我答应见他。

　　后台跟之前一样的位置，只是这次站着的是我，卑微跪在地上的是他。

　　“老婆，你别躲着我，我不强迫你，也不跟人打架了，我就想看看你，这也不可以吗？”

　　我看着他卑微恳求，摇头否认：“白九霄，你没重要到那个程度，我更没躲着你。”

　　“刚跟你重逢那两天，我是控制不住情绪，但现在我想通了，你不值得，从始至终，你就没有站在我的角度思考过问题，你只是想怎么能让自己少点罪恶感，从未想过会给我带来什么困扰。”

　　“你逼迫我面对三年前的所有不堪困境，还口口声声说爱我，这种鬼话，你自己信吗？”

　　他双手无力垂下。

　　我拿出戏班转让合同：“签字吧，戏班是我的，如果你不答应，我会委托律师起诉你，并且这辈子，永远不再见你。”

　　他抬眼看我，泪眼婆娑：“为什么？当初说会保护我一辈子的是你，现在不要我的也是你，我这么卑微求你，难道这样的我是你想见到的吗？”

　　我冷笑拿出两年前的康复视频。

　　重新学走路，学手语，再到恢复声音不断练习。

　　再看到这些，我泪流满面：“那这些呢？是你想见到的吗？白九霄，你不知道答案，我知道。”

　　“是！”

　　“你亲口说这样的我才让你觉得真实，我救了你，你却拼命把我拖进泥地里，还自诩对我千好万好，这样的你，有什么资格跪在我面前祈求原谅？”

　　“签字，一别两宽，不签字，死生不复相见，你自己选。”

　　他整个人定住，死死盯着手机，眼眶猩红到充血，开始疯狂扇自己巴掌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”

　　我居高临下看他歇斯底里，从始至终都很平静。

　　直到他心灰意冷签字离开，我都没开口说一句话。

　　后来我没再见过白九霄，我们也真的做到了一别两宽。

　　再听到他的消息，是知名戏曲小生骤然离世。

　　同行人惋惜天才陨落。

　　我置之一笑，没参与议论。

　　反正此生别离，来世不见。

　　（完。）